

清儒學案

世章



庫
藏

清儒學案卷八十九

天津徐世昌

惜抱學案下

惜抱弟子

陳先生用光

陳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嘉慶辛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先後歷二十年始轉司業不數歲驟遷至內閣學士宣宗諭曰
知汝恬退故特用汝非有人保舉也尋晉禮部侍郎累典河南
江南鄉試提督福建浙江學政皆得士在浙江疏罷宋曾覲專
祀訓士以古學時望翕然新城陳氏世有名德祖道乾隆戊辰
進士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稱凝齋先生父守諡官陳州
知府恪遵其說先生秉承家訓動必循禮篤於行誼初學於舅

氏魯進士仕驥後事惜抱奉爲本師爲文必扶植理道緣經術
爲義法治經宗宋儒然不墨守門戶於禮記有刪改陳澧集說
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於春秋有屬辭會義未成書集近人嘉
言懿行及有關掌故國聞者爲衲被錄其刊行傳世者太乙舟

文集八卷

參吳仲倫撰神道碑
梅曾亮撰墓志

文集

與鄧鹿耕書

曩時讀先生四書蛾術編於孟懿子問孝一則有未敢奉以爲
然者比作四書正義反覆於語類或問彌見朱子解經之善學
者未全讀朱子之書而輒欲以爲異無當也孟僖子病不能相
禮而使其子學禮於孔子其所謂禮亦郊勞至於贈賄之儀爾
非有見於先王之禮也孔子以其善補過而稱之所謂與人爲

善也非果謂其知禮也使其知禮則所以守臣節而無歌雍之
僭強公室而爲後嗣之訓者當自有在而求之左氏無文焉則
不得援僖子之命以學禮而謂孔子之訓懿子以象賢也或問
以設撥爲葬之僭禮歌雍爲祭之僭禮援據明確庸詎非漢儒
實事求是之意而今之爲漢學者輒以朱子爲索之空虛雖莘
楣先生亦有此失毋論東原西河願先生之勿效之也文理密
察見於中庸窮理盡性見於易孟子學孔子者別孟子於孔子
非學者所敢出言理則足以該禮言禮不足以該理理之節文
正朱子善於解經之辭奈何以相病乎宋儒有奉母之命母旣
歿而日誦佛經一卷者朱子以爲平日鮮論親於道之學從親
之令爲孝固不閒於存歿也世之忘親而不知孝者無論已固
有天性甚摯而察理未明者孰爲其親諱之說而或護其親之

非以爲是諱之可也以非爲是不可也生則盡幾諫之誠歿則
勉幹蠱之義懿子雖不足以語此而孔子之言以詔萬世故程
子謂無違之旨爲凡爲人子者言之朱子旣宗其說而復兼列
三家僭禮之失用光謂朱子解經毫髮無憾此章之義舍朱子
莫可從也又敬不違違字義與此無違義絕不同西河乃據彼
以解此其可笑有不足置辯者至其辭氣謾罵巧詆自蹈鄙倍
吾黨復豈可援引及之先生好學深思其所成就非用光之所
敢望而有不敢爲附和者輒妄抒其鄙見以質於左右

惜抱軒經說後序

經之難明久矣自漢以來學者凡三變始亂於讖緯中晦於訓
詁及程朱諸儒出破除碎義涵泳聖涯經旨於是煥然大明行
之旣久而後之學者得其淺而遺其深竊其近似而不能力學

以求其至於是高談性命而躬行多遺議窮究事理而於典章制度且懵然莫名其所從來者有志之士倡漢學以矯之就其善者亦足以刊正謬誤著明古義及其弊也鉤鈇析亂使人如游於百貨之市眩奇袤而莫辨良楮又其甚者徒執其穴見以與宋儒爲難訐以爲直莫執其平非徒不足以明經旨而其害於心術也大矣夫學以期復其性而經則備言其旨學以期施諸事而經則備舉其要如醫之有方隨所取以救其疾如農之有器隨所用以力諸田神而明之與時爲變通而要_二不離乎其宗此程朱之旨而學者之所大同也今乃執一名一物之偶得以攻前賢之偶失譬若行師者昧客主強弱之勢而矜言孫吳之陣圖爲農者不乘時以力穡而徒誇能辨耒耜錢鏹之形製不亦愼乎又況程朱諸儒於大義所在固嘗明辨以誓之矣

今之所偶得者其於程朱猶拾瀋也而侈爲創獲是亦自知之不明矣先生之於經不孤守宋儒而兼綜鄭馬以核其實不矜言漢學而原本程朱以究其歸其於爲出主入奴之辨者則尤深疾而嚴辨之用光所聞於先生者如此竊嘗以爲先生經說出足以正人心而衛聖道雖比功於孟韓可也程朱復起不易吾言矣至其文詞之古則後之學者自得之茲不論論其大者云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錫鬯先生纂修明史時所上總裁七書言多中史法獨第五書言儒林道學不宜分傳則於司馬班氏所立義例及宋元明諸儒之源流派別皆有考之不詳者儒林傳創於司馬氏班范仍之皆所以著明傳經家法也范氏更述其義例於序曰東京學

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立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明爲證者迺著之云蓋所傳之經學在是則家法在是雖其人節行無可稱然亦不能不著之於儒林故班氏之書言易則曰有施孟梁邱之學有京氏之學書傳歐陽生六世孫政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有歐陽氏學詩則曰有韋氏學傳毛詩者至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言左氏者則曰本之賈護劉歆范氏之書著楊政之習梁邱易也而不沒其剛果任情著歐陽歙之傳伏生尙書也而不沒其在汝南賊罪千餘萬夫孟喜京房歐陽政韋賢陳俠劉歆楊政歐陽歙之節行皆無足稱者然其所傳易書詩春秋之家法在焉著之儒林而不沒其實司馬班范之所以爲良史也若以孟喜京房諸人與周程張

朱諸君子並舉而同稱雖淺學且知其不可況通儒乎道學非可以爲名有宋諸大儒亦未嘗自名爲道學使周程張朱生於漢時司馬氏必特著之曰周程張朱列傳觀於孟荀列傳可知矣今錫鬯氏乃曰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是不特沒是非之公且其所考於司馬氏班氏范氏之儒林傳亦未詳其實矣夫通天地人之爲儒稱此名者非周程張朱莫屬也彼京劉之屬曷足云然而其傳經之家法則京劉之屬有不可沒者然則生漢宋之後而儒林道學不能不分爲立傳固史家之通例亦史家之定例也周子於諸經無論著二程子張子有論說而未備及朱子而大備焉明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之論經皆散見于語錄中而未有專書若以言傳經家法則惟程子朱子宜列儒林然而程朱之爲人又非可以京劉比也周子薛

文清胡敬齋羅整菴無說經之書而其人制行固足以發明經意不列儒林不足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列之於道學亦非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所以著其實也且薛文清羅整菴位通顯周子乃居下僚胡敬齋乃布衣則亦安可以無傳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於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於楊矣楊陸之歧塗乃歧塗於道學非歧塗於儒林今錫鬯氏乃第舉宋之楊陸而不及明之湛甘泉王陽明則其於道學家言考之尤未詳余惜錫鬯氏之博綜羣籍其所言又多中史法而獨於此失之故不能不爲之說云

管先生同

管同字異之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惜抱主鍾山書院從學最受知鄉舉爲陳侍郎用光所拔侍郎同與受學於惜抱不敢以

世俗門生之禮相待同縣鄧公廷楨爲安徽巡撫延課其子凡六年赴京師卒於宿遷途次年五十二先生爲文雄駿惜抱稱其才氣當時無出其右者且曰智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跨越老夫乃爲豪傑耳有經世志爲學不守章句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尙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難乃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

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皆洞中時弊所著因寄軒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行於世又有孟子年譜七經紀聞大學說文中子考戰國地理考皖水詞存諸書子嗣復字小異諸生亦能文孥算術遭亂殉難

參方東樹撰墓志 史
傳 惜抱尺牘 文集

文集

性說三首

人之靈曰心而頭足耳目與物無殊也心之靈曰性而知覺運動與物雖殊而未甚殊也雖然以心之靈而佐其知覺運動其知覺運動豈凡物之所能如哉故率性而修則人之善可以至乎聖人悖性而用則人之惡可以加乎猛獸猛獸也聖人也視

清江先生集卷之六
吾身之率性不耳嗚呼吾人也而惡加猛獸吾能無惕與故爲人而不知治心則固非所以爲人矣治心而不知率性則亦非所以治心矣

人之性善乎惡乎抑善惡混乎曰性善何以言之曰忠孝者性之大端也其具於性也不必觀之忠臣孝子也觀之常人則固可見矣其具於性也且不必觀之常人也觀之亂臣賊子則益可見矣衛甯殖之將死也自謂得罪於君屬其子以必納獻公宋元凶劬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胡爲見哭是二人者何以有是言哉人將死則本性明本性明則悔恨而自知其惡是以其言如是焉爾甚矣人之性善也如曰性惡則二人者極於惡而不當復悟如曰性善惡混則二人者混於惡而不當復明今皆不然甚矣人之性善也雖然能率其性則孝子忠

臣不率其性則所爲至於悖逆嗚呼可懼也哉

嬰兒無知戀其生母性之善不可見乎或曰戀生母者戀其乳焉爾如使易人而乳焉則彼且舍母而戀其乳我之人是欲也而可謂善與君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彼乳我而我戀焉是施報之道也施報也者忠與孝所由生也使聖人爲嬰兒則固第戀生母而不以乳異者其次也雖然其次也亦善也而奈何謂之欲與

讀三傳

舊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子夏而作春秋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容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

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
孟子謂白圭云子之道貉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
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履畝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
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
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
而是六語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
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逮見魏文侯其徒固與
孟子相及而要猶差先今其書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
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弑郟敖以爲春秋記之其
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
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
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傳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

獨言之謂二子受經子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卽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讀晏子春秋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繲絢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

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
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
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
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
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
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
與

讀墨子

太史公說墨子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吾觀墨子書稱墨
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楚惠之卒去梁惠止
五十年而孟子見梁惠時年已老是則墨子僅差先於孟子其
稱告子勝仁譬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此告子疑卽孟子之告